

调查不仅是技术活

马蒋荣

最近,上海电视台的几档新闻节目中连续三天报道了市民投诉闸北区城管执法局下属有关部门签约的第三方特保队员有“选择性执法”的行为...

应该说,这位在电视荧屏上亮相的领导很有思路和办法,他为了让这件很尴尬的负面新闻能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用了一个釜底抽薪的办法...

当然,电视台不仅马上回放了当天由记者拍摄的背景资料,还请了第三方的复旦大学信息学院副教授对由记者拍摄的手机视频作了权威鉴定...

有一句名言至今没有过时:“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但调查是个技术活,方法一定要对头。记得当年少奇同志就农村大办食堂问题到了湖南农业生产和农村工作一面红旗的天华大队进行调查...

当然,如今出现的闸北区城管“选择性执法”问题完全没有50多年前那个历史时期的政治氛围和复杂的背景,再加上随着科学技术发展,现在已经有了过去根本不可能想象到的能帮助找到有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证据的技术手段...

不过,再深一层思考,这位领导难道仅仅是技术问题吗?否也!和一些单位有了坏事都推托是“临时工干的”一样,关键是这些领导从一开始就准备卸掉自己对属下失管、失控的责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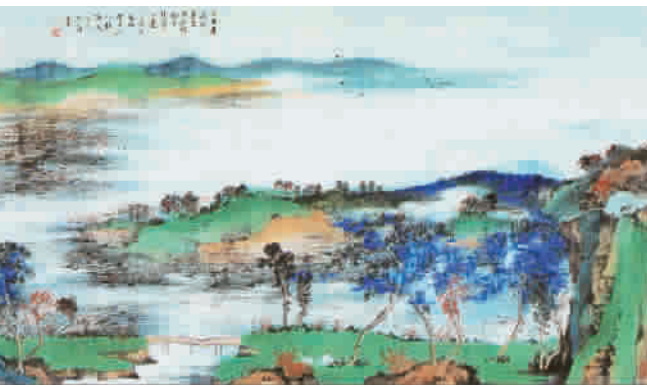


夜光杯

我住在徐家汇附近二十多年了,对于徐家汇了如指掌。徐家汇集中了太平洋百货、东方商厦、港汇广场、汇金百货以及老牌的中百六店。每天一走过徐家汇,我都发现这些商厦里人山人海。2011年3月3日徐家汇股票第一天上市前,我做了点功课,发现它主要是由汇金百货和中百六店的资产组成...

本。只要业绩不下降,肯定会再涨的。”我想也是。于是,就在16.22元又买入了1200股。随后,虽然没有下跌,但股价好像是温水煮青蛙,就在15-16元左右徘徊。为了提高自己的士气,我一有空就到徐家汇走走看看。看到商场里摩肩接踵人群似乎增强了力量。但不幸的是,到了年底,股价跌到了11元左右。我的“徐家汇套”越套越牢。怎么回事,我不断问自己:为什么这个徐家汇,同我看到的徐家汇如此不同?为什么公司业绩不跌,但股价连连下滑?我把疑问连连抛给我的股友。股友老郑说:“关键是现在的新股是越来越多,而且大多数是高价发行,快速变脸。所以,股价下跌在所难免。”但我这个人认死理,相信自己的眼睛,我就不信,

那么好的徐家汇,股票会一直跌下去。所以,在2012年7月,股价跌破10元时,又买了2000股。以后的日子,就像疯了一样,徐家汇的股票价格,就像断了线的风筝。一路下坠,连破9元、8元、7元。我也像疯子一样,越跌越买。



水边弦声 (中国画) 沈一波

近读九三诗翁王老瑜孙转赠的《小忍庵从稿》诗文集,见集中有多篇咏及笔者所痴迷的苏州评弹佳什,顿觉喜不自禁,特介绍一二,以飨嗜诗及爱聆听书的同好。

老诗人,字忍庵,浙江湖州人,早年毕业于太炎文学院,平生爱好评弹,除撰诗文讴歌弦索外,还创作过不少脍炙人口的弹词开篇。是位资深“书迷”和弹词作家。

老人应编写《苏州弹词流派唱腔》作者杨兴泉之嘱,分咏各位流派创始人,计有陈遇乾(陈调)、俞秀山(俞调)、马如飞(马调)、魏钰卿(魏调)、朱耀祥(祥调或朱调)、周玉泉(周调)、夏荷生(夏调)、沈俭安(沈调)、薛筱卿(薛调)、徐云志(徐调)、杨仁麟(小杨调)、姚荫梅(姚调)、李仲康(李仲康调)、祁莲芳(祁调)、张鉴庭(张调)、严雪亭(严调)、蒋月泉(蒋调)、杨振雄(杨调)、徐天翔(翔调)、朱雪琴(琴调)、侯莉君(侯调)、徐丽仙(丽调)、王月香(王月香调)及尤惠秋(尤调)等二十四位。

诗以七绝形式咏之,要在区区的二十八字里,概括、揭示唱调的源流与特色,实非易事。然而,作者能够做到言简意赅,切中肯綮,实属难能可贵。例如咏陈遇乾(陈调):“鼎足而三俞、马、陈,如今陈调亦翻新。试听一曲‘山神庙’,别具沧凉万古情。”有清一代,陈遇乾、俞秀山和马如飞合称“弹词三大家”。陈遇乾,清代嘉庆、道光年

间艺人。其所创以真嗓歌唱,醇厚深沉的“陈调”,而今已成了书里老年角色所专用之调。后来经过几辈艺人的改良、丰富和创新,面貌焕然。我们可从蒋如庭《虱穷》老唱片中获悉可喜的变化。再至上海人民评弹团出演中篇评弹《林冲》时,由刘天韵

(注:唐有笔名“刘郎”,故云“阿刘”)当年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播放侯氏这只开篇,一面放,一面有人为她的唱作专门分析,藉以提高听众的赏曲水平。可见“侯调”迷人的魅力。时下,不少女演员返唱此调。怨慕者孤陋寡闻,窃以为侯门传人中,除其掌珠小莉、爱媳唐文莉擅歌外,尚有一位潘莉韵颇佳。

张鉴庭的“张调”,爱聆者众,老人是这样咏道:“擗地堪作金石声,若论说表亦超群。四奸各具情态,曲折还听林子文。”(注:四奸,指《十美图》中的严嵩、严世蕃、鄢茂卿、赵文华四个奸臣。《林子文》一书,又名《顾鼎臣》)“张调”的特点是激情充沛,咬字有力,音色苍劲,韵味醇郁。其紧弹慢唱,快弹急唱,吸收绍剧、京剧中嘎调等唱法,形成了一种具有激越阳刚之美的唱腔,迷倒了听众。然而,遗憾的是,历来学张者虽多,但得其神者不多,难怪有人要生“真成绝艺难为继,敢问传人孰可承?”之叹。不过,话要说回来,大师毕竟不可复制。当今书坛擅唱“张调”的,还是不少。如黄嘉明、毛新琳、王承等皆称上乘。另有一可喜现象,女演员中擅唱者也不乏其人,世称“女张调”。老一辈中,如马小君(袁小良之母)、余红仙、刘敏等皆善此调。日前,上海评弹团赴港前演于逸夫舞台,有位年轻演员吴静慧,她的“女张调”唱来让人受用,颇具潜质,令人可喜。

侯莉君的“侯调”,创于1950年代,在“俞(秀山)调”与“蒋(月泉)调”基础上,吸收京剧旦角唱腔,上下回旋,拖腔婉转俏丽,别具风韵,风靡一时,拥趸甚多。老教育家、上海育才中学前校长段力佩与老报人、“江南第一枝笔”唐大郎(云旌)等均对“侯调”激赏与推崇。唐先生夸说此调“糯中有腻,又有嘤”,对侯的开篇一听再听,从《宫怨》听到《莺莺拜月》,自云达到了“神醉”境地。这我们可从唐诗人的《再听侯莉君〈拜月〉开篇》妙句中领略一二:“此生不望入侯门,愿伺清弦倒一樽。闻道烧香明月下,江南销够阿刘魂。”

悲喜交集“徐家汇” 徐惠芳

当然,在我疯狂买“徐家汇”时,我基本上是瞒着家人,因为如果说我买了,立刻就遭到家人的责怪和埋怨。那些被套的日子,可以说是煎熬,而且只能自己默默承受。那些日子,聊以自慰的是,“徐家汇”这家上市公司业绩始终稳定,而且每年分点红利给我。还可以让我宽慰的是,那

些日子中,我欣喜地看到“徐家汇”周边的高楼越造越多,公司越开越多,人气越来越旺。这些让我对“徐家汇”股票始终没有失去信心。我相信,总有一天我会“翻身道情”。从2013年开始,“徐家汇”不再一味下跌了,也开始有涨的日子了。而那个时候,我已经从股市菜鸟,变成了一个“老练游击队员”了。于是,我开始在7元到10元之间来来回回做差价,不断地摊薄成本。到了去年,我的成本已经降低到12元左右了,账户上开始见“红”了。儿子劝我,解套了就快点扔了吧。我想不甘心。我为“徐家汇”倾住了那么多的心血,担了那么多忧。如今就空手而归?再说,凭着我这几年对徐家汇的深入研究和了解,自己

感到在牛市刚刚开始股市,其股价尚有一定的上升空间。所以,我没有放弃,仍然牢牢紧握。果然,“徐家汇”不负我所期待,进入2015年,股价开始迅速上涨,随着股价突破当初的发行价16元,从18元开始,我逐步出货,到了20元时,我除了留下1000股做纪念外,基本上全部抛售了。算了下总账,可以说获利丰厚。有人说,每个人的人生总有几个难忘的时刻,第一次上学,考上大学,结婚生子。这些难忘的时刻,每个人都有。而对我来说,难忘在股市中那段“徐家汇”的时光,因为它真正给我带来的难忘的悲喜交集。

说股市无常,人生也是如此。请看明日本栏。

行尽江南,不与离人遇 乔大壮 作

行尽江南,不与离人遇 乔大壮 作

行尽江南,不与离人遇 乔大壮 作

行尽江南,不与离人遇 乔大壮 作

行尽江南,不与离人遇 乔大壮 作

句子极美,是宋人晏几道词中的名段;刻得也美,是名宿乔大壮先生的杰构(见下图)。

初见此印,在“文革”的前夕。潘伯鹰先生把它赠予钱君匋老师,还撰就了跋跋,委钱老师奏刀。当时,老师的边款悉令我拓墨,所以我也钤拓一份欣赏。可惜,这一份拓片,失之于“文革”动乱。凭着记忆,好像是这样的文字——乔公居京师时,有所眷吴姬将别,约归里以待。公为之游吴,而终未遇,因刻宋人句以志惆怅……

一个美丽的故事。潘先生和乔先生很熟悉,应该不是杜撰的。按旧文人行文的习惯,“吴姬”二字大概是指S州籍的风尘女郎。以民国文人的行事,接触风尘也不是劣迹。但是,我查阅了关于乔先生的资料,虽然不多,却都反映出,乔先生是一位不苟言笑、相当清贫的严肃学者。我相信,潘先生叙述的,是乔先生的一个侧面,既重情义信诺,又异常含蓄。你看,巴巴地老远赶去,四处茫茫都不见,撇宋贤句,刻了一方巨印,印侧四周却不留一个文字,犹如无字碑。个中滋味,只恐他人知。

还好,潘先生是他的知己。仅从这一件秘密,便可洞察二人交谊之深厚,也使我们看到了一个立体的乔先生。

也许是倾注了感情,这方印刻得异常精彩。就文字而言,取的是堂堂正正的汉印文字;从章法上看,密不容针,疏可走马,明显地取法赵之谦;以刀法论,颇有黄牧甫痛快淋漓的风度……

“行”作倾斜状;“与”下部现圆弧;“离”的“隹”部上方的抛物线;“遇”的“禺”下部舞蹈自在,俱见作者的匠心,意在为横平竖直的大格局增添生动。

“江”的“工”中间一竖作球面状,朝外一鼓,向整个印面左下角原本的轻弱注入了分量。为平衡计,极为重要的一笔,是这方印的印眼。不是吾侪辈平庸的印人能做到的。

当然,篆刻有豪放、婉约两大派,各有其批评的标准。乔先生的这方印在婉约的大世界里,是经得起推敲的大方方的佳品。

说老实话,在乔先生的作品里,这类风格并不多。他在印坛,以黄牧甫黟山派传人而为人熟知。在他的印集中,师黄的作品比比皆是。许多评者把他捧为黟山派中的大师。

区区黄牧甫的崇拜者,偶尔也会学刻其风格的印章。奈天资功力均不逮,常常有画虎类犬之自叹。再说句老实话,我不大喜欢乔先生的师黄之作,总觉得他把黄牧甫漫画化了。也许,乔先生对黄牧甫的篆书风格稍欠研究,也许……但是,这一点也不影响我对乔先生作为一位正直的文人,一位词坛巨擘,一位篆刻前贤的敬仰。

乔先生是中文名教授,也精通法文。早岁在京师大学堂和译学馆求学时,得到辜鸿铭先生的嘉许。他是四川人,其家族书香绪,有声于蜀。观其一生,最为人赞誉的是他的气节和词学造诣。他不满旧世界的黑暗,是自沉离世的。遗有《波外乐章》,有句曰“中年不与少年同。明日挂帆天际路,愁水愁风”。

听说,乔大壮先生在大革命时代曾担任周恩来办的秘书,没有考证过,不知其详。不过他在民国早期,在北平教育部与周树人公同事,倒是千真万确的。至今,在北京的鲁迅故居里,还悬挂着周公请乔先生挥写的对联。

行尽江南,不与离人遇 乔大壮 作

行尽江南,不与离人遇 乔大壮 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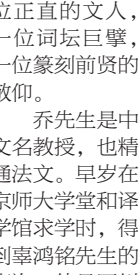
行尽江南,不与离人遇 乔大壮 作

行尽江南,不与离人遇 陈茗屋

行尽江南,不与离人遇 陈茗屋



读印札记



行尽江南,不与离人遇 乔大壮 作

行尽江南,不与离人遇 乔大壮 作



扫一扫,关注“夜光杯”

十日谈 股市人生